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 罗治华 吕伟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 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25 字数 9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25.00 元

(每本 5.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仁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保尔和薇吉妮·····	贝纳母·德·圣比埃 (1)
红色手绢·····	戈比诺 (105)

保尔和薇吉妮

圣比埃

在法兰西岛^①的路易港市后面，矗立着一座大山，山的东坡上有两间小茅屋的废墟。这两间茅屋座落在了一块曾有人耕种过的高地上，位于一个小盆地的中央；盆地四周山石林立，只有一个出口拐向北去。左面，是那座称之为“新发现”的小山丘，人们在小山上为进岛的船只指航；山脚下就是路易港市。右面，是从城市通向邦布勒姆斯区的道路，接着就是邦布勒姆斯教堂，矗立在一块大平原的正中，周围是几条竹林成荫的大道。后面就是一直延伸到岛的尽端的大森林。向海边望去，可以分辨出坟墓湾和稍往右一点的不幸角。再远处便是汪洋大海了；浪花之中，隐隐可见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飘浮在海面；群岛之间，米尔角巍然屹立，像一座浪涛中的堡垒。

小盆地的入口处可真热闹，海风摇撼着附近的森林，掀起怒吼的松涛，在山谷群中回荡；远处浪击岩礁，传来阵阵轰鸣。可是，小茅屋处却悄然无声。只见周围陡峭的岩石，像一道巨大的屏障，从山脚下一直伸到山顶。石缝中簇簇树丛伛偻峥嵘；山巅上白云缭绕，又常引来山雨为这黄绿相间的山坡披上道道彩虹，山下的清泉也因之永不枯竭。泉水缓缓流去，汇成拉达尼埃小河。山中一片寂静。微风、溪水、

阳光，一切都安宁恬静。和风吹拂着高地上的槟榔树，摇曳着它们细长的叶子，不断发出沙沙轻响。柔和的光线照亮着小盆地，这里只有中午才能见到太阳。但是，每天拂晓，当山脚还被夜影笼罩时，山巅就已沐浴在黎明的曙光之中，在湛蓝的天空中显得金黄、血红。

我爱到这地方来，这里既可极目四望，领略无限风光，又可饱享孤独的安静。一天，我又坐在这茅屋下，注视着这片废墟。一位老者从近旁走过，他按从前当地人的打扮，穿着小小的上衣和很长的衬裤，光着脚板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他满头的白发，表情质朴而高贵。我很恭敬地和他打了招呼。他还了礼，打量我片刻后，走过来坐在我坐的小土丘上。他这种信任的表示，促使我和他攀谈起来：“老大爷，您知道这两间茅屋早先是谁的吗？”他答道：“我的孩子，这破屋和荒地是有人住过的呀。大约 20 年前，有两家人曾在这里幸福地生活过。他们的故事非常动人啊！可是，在这通往印度路旁的小岛上，几个无名百姓的命运又能引起哪个欧洲人的兴趣呢？这里虽然幸福，可谁又愿意生活在贫困和被遗忘之中呢？人们总愿意了解大人物和王侯们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却对人毫无裨益。”

“老大爷，”我接过来，说，“从您的神情和谈吐，很容易判断您是个饱经风霜的人。如果您有时间，我求您给我讲一讲昔日居住在这荒地上的人们的事吧。请相信就是世界上最堕落的、满脑子偏见的人，也会喜欢听人讲一下大自然与道德所带给人们的幸福的。”

于是，老人将手在前额上按了一会儿，像是力图回忆起各种往事，接着就讲了起来。

在1726年，有一个年轻的诺曼底人，名叫德拉杜尔。由于在法国没有找到职业，又没得到家庭的资助，他决定和年青的妻子一起到这岛上开创家业。两夫妻彼此相爱。妻子出生于本省一个很富有的世家。可是，由于这位年青人不是贵族出身，岳家反对他们的婚姻，他只好和她秘密结婚，因而没有得到任何嫁妆。他来到这岛上后，把妻子留在路易港市，自己乘船去马达加斯加，想在那里买几个黑人；很快就回来，建立一个小庄园。可是他到达马达加斯加时，正是疾病流行的季节。这种季节从10月中旬开始，每年要延续6个月，使得欧洲人不能在那里定居。他到那儿不久就得热病死了。他所带去的财物在他死后也很快就失散了，就像那些死于异乡的人通常所遭遇的那样。他留在法兰西岛上的妻子，已有身孕，却成了寡妇，身边除了一个女黑奴外，一无所有；客处异地他乡，既找不到借债的地方，又没有一个人能帮忙出主意的人。她不愿在自己唯一的爱人死后，再去请求任何别的男人的帮助。不幸的灾难鼓起了她的勇气，她毅然决定和她的黑保姆一起耕种一块小小的土地，自己养活自己。

在这清冷荒芜的小岛上，到处是土地，可以随意选择。但她既不挑选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找便于做买卖的地方，却要在深山峡谷中寻找隐蔽的住所，以便在孤独中默默无闻地生活。她从城市走向这些石林，就像是躲进了自己的巢穴。避往最荒野、最冷落的地方，这是一切多情善感的人在苦难中共有的本能；好像连绵的山石是抵挡灾难的屏障，大自然的宁静能平息心灵的痛苦。然而，上帝总是在我们只想得到必需的物品时，才前来救助我们。这一次，它又来帮助德拉

杜尔夫人了。但这个帮助既不是财富，也不是荣誉，而是给她送来一位朋友。

在这地方，近一年来居住着一位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寡妇，名叫玛格里特。她出生在布列塔尼的普通农家，从小很受宠爱，本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可是，她却堕入了邻近一名贵族的情网。那贵族许下娶她的诺言，却在满足了性欲之后，把她抛弃了；甚至还拒绝给她留下一点财物，以养活那未出母腹的孩子。没办法，她只好远离故乡，远离祖国，来到这块殖民地上掩藏自己失足后的羞耻；因为她在故乡已经失去了一个贫穷正直的姑娘的唯一财富——名誉。她在这儿，身边只有一个老黑奴，那还是她向人借几个德尼^②买来的。她们俩一起耕种着一个小的角落。

德拉杜尔夫人和她的女佣人来到这里，碰到了玛格里特。她正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德拉杜尔夫人遇见这样一个她认为和自己处境很相同的伙伴，心里十分高兴。她很简快地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又讲明了目前的需要。听到德拉杜尔夫人的叙述，玛格里特很是激动，对她非常怜悯。为了报答德拉杜尔夫人这样看得起她，特别是为了报答对方的信任，玛格里特毫不掩饰地讲述了自己由于轻率而成为罪人的经过。

“对于我来说，”她讲道：“我是罪有应得。可您呢？太太，这样谨慎可也是如此不幸！”她噙着热泪把自己的茅屋和珍贵的友谊无私地献给了德拉杜尔夫人。

对于玛格里特的诚挚接待，德拉杜尔夫人激动不已。她把玛格里特紧搂在怀里说道：“啊，上帝愿意结束我的苦难，因为它启示您对我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这么好，这是我从

父母身上从来也没得到过的。”

我认识玛格里特。尽管我住在离这儿有一里略^③半远的龙格山后的树林里，我却觉得和她是邻居。在欧洲的城市里，一条街，甚至一堵单墙都会将一家人分隔开来，好几年互不相见，但在新移民地上，大家都把山水相隔的人看作邻居。尤其是在那个年月，这岛上和印度很少贸易往来，一个普通的邻居称呼就是友谊的象征，而款待异乡人则成了一种责任和乐趣。当我听说我的邻居有了一个伙伴，我马上就来看望她，试图对她们有所帮助。我见到德拉杜尔夫人后，立刻发现她人品很不一般，富含一股高贵而又忧伤的气质。她快要分娩了。我向两位夫人建议，最好她们俩人合分大约有20阿邦^④的盆地深处这块地；一是为了将来孩子们的利益，更主要的是阻止别人再来安家。于是，她们把这事托付给我，我就把地分成了大约相等的两部分，然后让她俩抽签。高处那块落到了德拉杜尔夫人手里，下边这块归了玛格里特。她们都很满意；并请求我不要将她们的住所分开。她们对我说，“这样我们能整天相见，常拉家常，互相帮助呀！”然而她们每人还是应有各自的住所。正好，玛格里特的小屋在盆地中央，位于她领地的边上。我就紧挨着她的小屋，在德拉杜尔夫人的领地上另外盖了一间，使两家既是邻居，又各在自己的土地上。我还亲自从山上砍来橡木，从海边拉来棕树叶子，盖起了这两座房屋。可是现在，您却既看不见大门，也看不见房顶了。唉！这房子残留部分还是太多了些，使我无法忘情。时光，它是那么迅速地将那些帝国时代的纪念碑淹没掉；但却好像十分珍惜这荒原上友谊的丰碑，让我遗憾终生。

第二座茅屋刚刚盖好，德拉杜尔夫人就生了一个女孩。我曾作了玛格里特孩子的教父，给孩子起名叫保尔。于是德拉杜尔夫人也请我同她的朋友一起给女儿起了个名字。玛格里特给她起的名字叫薇吉妮^⑤，她说：“这孩子将会很贞洁，很幸福的。我就是因为没有遵守道德才变得十分不幸。”

德拉杜尔夫人的产期过后，她们两家的日子就开始兴旺起来。这主要是靠她们的佣人勤勉劳动，加之我也不时对她们进行照顾。玛格里特的佣人叫多曼哥，是个依奥洛黑人。尽管已上了年纪，但身体还很健壮。他有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经验，不分你我地种植着对他来说好像是最肥沃的两块土地。他在这两块地上撒下和土壤最为相宜的种子。老黑人在贫瘠的地方种上黍子和玉米；较好的土地上播下小麦；沼泽地里栽培水稻；岩石脚下种植冬瓜、葫芦和黄瓜等爬蔓瓜菜；还在较干旱的地方栽上白薯，白薯长得又甜又面。他在高地上种棉花，在肥沃的土地上种甘蔗；那小山上种的咖啡，粒小味浓。河两岸和房前屋后都栽上了香蕉树，每年果实累累，绿树成荫。他还种了一些烟叶，是为了在他和女主人烦闷时抽上几袋解解闷儿。他从山里砍枯木做柴禾，砸碎岩石来铺路。老黑人做这一切都既聪明又麻利，因为他干起活来非常热心。

老黑人十分爱慕玛格里特和德拉杜尔夫人，并在薇吉妮出生的时候娶了德拉杜尔夫人的女佣玛丽为妻。他很热爱自己的妻子。玛丽出生在马达加斯加，在那儿学会了几门小手艺。尤其是她会用树林中的野草编提蓝和织造非洲人用的缠腰布。她心灵手巧，整洁忠诚；在家主要是管做饭和喂养几只母鸡，并时常到路易港卖掉两家少得可怜的剩余产品。想

想看，他们除了正常花费以外，还要加上为孩子们喂养着的两头奶羊和一条守夜的大狗；这样您就清楚这两家所有的收支情况了吧！

两个朋友，每天从早到晚地纺棉线，这个活正够她们两家的生活费用。她们缺少一切外界人所应有的方便和舒适；在家里走路光着脚，省下鞋子到上邦布勒姆斯教堂作礼拜时才穿。

邦布勒姆斯大教堂就在那头，去那里比去路易港还要远。两位朋友很少进城，避免在那里受到外人的轻视，因为她们穿着当时奴隶们所穿的蓝粗麻布衣服。再说，公众的舆论能比得上家庭的幸福吗？她们在外面受多大的苦，回家来就得到同样多的甜。每当玛丽和多曼哥从这块高地上望见她们从邦布勒姆斯的路上回来了，他们就跑下山去搀扶她们。她们从自己佣人们眼中看到相会的愉快；从自己家里得到的是清洁、自由，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财产和佣人们的满腔热爱与虔诚。

共同的需求将她们两个紧密相连。经过了几乎完全同样的苦难之后，她们相互用“同伴”、“朋友”这些温存的字眼称呼着对方。她们之间一切都是共同的：同一意志，同一利益，同一张桌子吃饭。只是当她们心中那种比友谊的火花更炽的旧时火焰在她们心里复燃时，就有一种受她们贞洁品行的驱使而产生的虔诚信仰，把她们引向另一种生活，就好像一团火焰在地上烧尽了燃料后升向天空。

大自然的天赋更加深了她们小天地的幸福。她们的孩子同样是同样不幸的爱情的结晶。每见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就更加深厚。她们高兴地把两个孩子放在一起洗澡，一个摇篮

里睡觉，还常常换着给两个孩子吃奶。德拉杜尔夫人常说，“朋友！我们每人都有两个孩子，而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两个母亲哪！”

就像两棵树芽长两颗同种的树上，如果风暴把树枝都刮断了，又把两颗树芽摘离了自己的母枝，嫁接在另一棵树上，这样长出的果子就会更甜。

就这样，两个失去了其他一切亲属的孩子，嘴里交替地含着生育他们的两个密友的奶头，饱享着最温柔的母爱和兄妹之情。当他们还在摇篮里时，他们的母亲就开始谈论他们的婚事了。然而这种藉以减轻自己痛苦的未来的婚配幸福，常常使她们谈着谈着就哭了起来：一个回想起自己的苦难是由于忽视了处女的贞洁所致，而另一个却是因为门第不当。但是，一想到比自己更幸福的孩子们将会有一天远离那欧洲大陆的残忍偏见，去享受爱情的欢乐和平等的幸福，她们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孩子们之间也确实是流露出了无可比拟的眷恋之情。当保尔哭时，人们把薇吉妮抱给他看，他就马上老实下来，破涕为笑了；如果薇吉妮哪儿碰痛了，人们又会由保尔的叫声中得知，但很快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就把自己的疼痛掩盖起来，不让保尔因此而苦恼。每当我来到这里，准会看到两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家伙在一起，按当地习惯光着屁股，手拉着手，就像人们所讲的双颊星座一样，黑夜也不能把他们拆散。夜幕降临后，他们还躺在一个摇篮里，脸蛋贴着脸蛋，胸脯对着胸脯，互相搂着脖子沉睡在对方的怀抱之中。

当他们会说话时，学的第一句话便是哥哥妹妹。在童年时期，他们尽管享受着最温柔的抚爱，但却从没体会到比兄

妹的称呼更温柔的字眼。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加深了友谊并使之成为互相需要的纽带。很快，一切有关钱财收支、洗刷打扫和精心做一顿野味这些事，都归薇吉妮掌管。她把活儿做得井井有条，常常得到哥哥的夸奖和亲吻。保尔更是闲不住，他和多曼哥一起锄菜园，或是手拿小板斧和他一起去砍柴。在途中，每当见到一朵美丽的鲜花，一个熟透了的果子，或是碰到一只鸟窝，哪怕是在很高的树杈上，保尔也要取下来带回去，统统奉送给妹妹。

当你在某处碰到他们中间的一个，那你准能肯定另一个就在近旁。有一天，我从这山头上下来，正赶上下了一阵雨，我看到小园子另一头，薇吉妮往茅屋里跑去，把自己的裙子后襟掀起来蒙在头上。我从远处看，以为是她一个人，就跑去照顾她。可我近前仔细一瞧，原来她和保尔抱在一起，用一条裙子将两人全部裹了起来。两个小家伙正在为自己发明的雨伞开心嬉笑呢！看到这两个可爱的小脑袋被那鼓起的裙子遮盖着，使我立刻想起那关在同一贝壳的莱达[®]的孩子们。

他们所学到的是怎样互相帮助，怎样使对方高兴。他们也和殖民地所有的白人一样，都是文盲，既不会念，也不会写。对于过去和远处发生了什么，他们也毫不关心。他们的好奇心一直局限在这个小山包里，他们认为小岛的边缘就是世界的尽头，也不去想象自己生活以外的美境。在他们的心灵活动里，完全充满着相互的爱和母亲们的爱。他们从来也没有因那些无用的知识而流过泪；也从来没有因那些精神上的忧伤事而烦恼过。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不准偷窃，因为家中一切都是公共的；他们有丰富的简便衣食，从不知追求豪华

和享受；由于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所以从来不懂得撒谎。别人也从没拿上帝对忘恩负义的孩子要严厉惩罚这样的话吓唬过他们。他们的童稚友情来源于母亲间的友谊。大人们通过宗教，也只教他们怎样去爱。如果说他们没有在教堂里做过长时间的祈祷的话，那么不管他们走到哪里，在家时还是在田野里、森林里，他们都怀着一颗充满对母亲的爱的心，向着苍天拱举起那天真的小手。

他们的童年就这样度过了，犹如美丽的朝旭预示着最晴朗的天气。他们已经开始分担母亲们的一切家务了。每当公鸡一报晓，薇吉妮就起床，去附近的山泉汲水回家做早饭。再过一会儿，当太阳给环山的高峰染上金色时，玛格里特和儿子就来到德拉杜尔夫人家，一起开始早祷，接着便吃早饭。他们常常坐在门前一圈香蕉树下的草地上用餐，这排香蕉树不仅把那营养丰富的果实供给他们作佳肴而且把那又宽大、又光滑的叶子供给他们作餐巾。卫生而又丰富的食物使两个年轻人的身体发育很快；良好的家庭教养在他们的容貌里雕琢着一颗快乐无邪的心灵。薇吉妮只有 12 岁，但她已经接近发育成熟了。金色的长发披下肩来，蓝色的大眼睛和两片像珊瑚一样的小嘴唇在她那俊俏的脸上闪着柔和的光芒。当她讲话时，眼和嘴总是相应地笑着，但当她沉默不语时，那出自天性的昂首仰天的样子使她的眼和嘴都带上一种极度的灵感，甚至还多少有一点忧伤之情。在保尔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男孩的性格了，他身材比薇吉妮更高，脸色略深，鹰勾鼻子，黑色的眼睛多少含一些高傲的神气，但长长的睫毛忽闪在这对眸子的周围既掩过了他的高傲，又给他增添更多的温情。他总没有闲着的时候，可

是妹妹一来，他立刻就平静下来，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他们常常默默不语地在一起吃饭。在这静默的时刻看着他们天真幼稚的神态和赤臂裸脚的健美，谁都会以为看到了神话中的一对大理石雕塑的妮俄白的孩子^⑦。但看到他们总想相互凝视的目光，看到他们因对方的微笑而报以更甜蜜的微笑，人们会把他们当做一对天使，一对天性就是相爱的幸运儿，一对用不着思想来表达感情，用不着语言来诉说友谊的孩子。

然而，德拉杜尔夫人见到自己的女儿长得这样可爱，心里却不免担忧。她有时和我谈起来，就说：“如果我死了，薇吉妮没有任何财产将会怎样呢？”

她有一个姑姑在法国，是一位大家闺秀。现在年老了，很富有也很虔诚，当德拉杜尔夫人结婚时，她断然拒绝给他们任何资助，以致德拉杜尔夫人抱定决心，以后再穷也决不向她开口求助。可是，现在成了母亲，为了子女也就顾不得被拒绝的羞辱了。她写信给姑姑，把丈夫意外死亡薇吉妮出生和自己远离祖国、无依无靠、拉家带口的困境告诉她。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德拉杜尔太太是一个比较有涵养的人，也不怕自身的屈辱和亲属的责难，尽管她姑母从没有宽恕过她嫁给了一个虽有道德却无身世的男人，她还是通过一切机会写信给她，想引起她对薇吉妮的慈悲。可是，一连好几年过去了，都没有得到任何迹象表明姑姑的记忆当中还有她。

直到1738年，德拉杜尔夫人才得知3年前来岛上做总督的德·布道艾先生带来她姑姑给她的一封信。这一次母性的欢快使她顾不得自身的尊严，也顾不得衣着的寒酸，她飞

快地跑到了路易港。德·布道艾先生果然交给她一封信。可是姑母在信上说她命该如此，谁叫她嫁了个放纵的冒险家呢；说情欲本身就夹带着惩罚，她丈夫的早死就是上帝公正的惩处；她还是留在岛上，总比回法国玷污自己的门庭要好；还说她总算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在这里除了懒汉任何人都可以发财。在信上这样挖苦她一顿之后，她姑母接着就自卖自夸起来，说自己为了避免那种婚后经常出现的悲惨结局，一直拒绝结婚。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由于她的野心太大，想嫁一个更有身份的人；可尽管她很有钱，尽管朝中之人除了关心金钱以外什么也不顾及，到底也没有人愿意娶这样一个外貌丑陋、心肠狠毒的女人。

最后姑母在信中附言说，她一切都考虑好了，并把她托付给了德·布道艾先生。她也确实是把德拉杜尔娘儿俩托付给了总督，但就像今天还常有的那样，这种托付所带来的往往是一个比明敌还可怕的保护者。她姑母装出一副可怜自己侄女的样子，在总督面前恶狠狠地诽谤中伤了德拉杜尔夫人，以在总督面前表现她对侄女的心是多么狠。

所以，德拉杜尔夫人这位任凭多么冷漠的人见了都要关注和尊敬的太太，却因为德·布道艾先生事先就对她抱有成见而遭到了冷遇。当她讲述了自己和女儿所处的困境后，他只是生硬地搪塞着：“看情况……瞧着办吧！这要等一段时间……是呀！不幸的人很多呀！为什么要使您那位可敬的姑母不高兴呢？……这就是您的不对喽！”

德拉杜尔夫人回到家里来，又伤心又难过，进屋之后一屁股坐了下来，把姑母的信扔到桌子上，生气地对她的朋友说“你看，这就是11年耐心等待的结果！”

但他们中间只有夫人识字，她在全家面前将信念了一遍。她刚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玛格里特就激动地对她说：“我们需要你家里什么呢？难道上帝也把我们抛弃了吗？只有他，才是我们唯一的父亲。我们生活到今天不一直很幸福吗？你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呢！你真没有勇气！”讲到这里，她看到德拉杜尔夫人哭了，就扑过去搂住她安慰道：“我亲爱的朋友啊！亲爱的朋友——”但她自己也已经泣不成声了。

看到这个场面，薇吉妮早已哭成了泪人儿，交替地将两位母亲的手贴到嘴唇和心窝上。保尔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一边叫嚷着一边握紧了拳头，使劲跺着脚，不知让谁来出气。多曼哥和玛丽也闻声赶来。这时只听屋里传来一阵伤心的叫喊：“啊呀，太太，我的好太太——”“妈妈呀！——您不要哭——不要哭——”

友谊的温暖驱散了夫人心头的忧伤，她把保尔和薇吉妮搂在怀里，转悲为喜地对他们说：“我的好孩子们，我为你们难过而你们又使我高兴啊！我可爱的孩子们！灾难只是来自远方，而幸福就在我的身旁。”保尔和薇吉妮并不明白母亲的话，只是见到她平静下来，他们就笑了，抚摸着妈妈来。

于是，他们两家人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这场伤心只不过是美好季节里的阵雨而已。

孩子们质朴善良的性格一天天地养成了。

有一个礼拜天，天蒙蒙亮，妈妈们就到邦布勒姆斯教堂去做礼拜了。这时，来了一个黑人妇女徘徊在屋子周围的香蕉树下，她瘦得象一具骷髅，没穿衣服，腰间只围着一块破